



# 龙城飞将

王楠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LONGCHENG FEIJIANG



LONGCHENG FEIJIANG

# 龙城飞将

王 楠 著



责任编辑 张家新

## 龙城飞将

王楠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1.25 印张 223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8,9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439 定价0.99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我志愿军小分队，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关怀和领导下，深入敌后，一举炸毁龙潭大桥，阻断美军退路。为了争夺这个交通咽喉要道，美伪军以十倍于我的兵力，疯狂反扑，战斗异常激烈。作品通过对这场战斗的描写，表现了我军指战员机智灵活、顽强无畏的战斗精神，几个主要人物个性鲜明，形象突出。特别是彭总的形象更刻画得威严亲切，真实感人，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全书情节生动，是一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战斗颂歌。

# 第一章

---

一九五〇年就要过去了，战争正向三八线一带推进。

在盖满冰雪的崇山峻岭中间，一条弹坑累累的宽阔的公路，蜿蜒地向南伸去。美国坦克、大炮和卡车的残骸，横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上和两侧积雪的原野里。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。

白天，飞机成队地飞来，不断地在头上盘旋俯冲。嗡嗡的轰鸣，急剧的怪响，炸弹的咆哮，子弹的吼叫，响声震耳，把枯黄的树叶都震落了。大地在抖动，惊起了成群成群的寒鸦。嘈杂的喧闹声，震得人们头脑发胀。

一到夕阳西下，暮色渐渐浓密的时候，大地上的景象又全变了：穿着白色宽裤宽袄的老人、把幼儿兜在背上的妇女、蹦蹦跳跳的青少年……他们扛着锃亮的锹镐，背着结实的背架，挂着盘成圈圈的粗长绳索，从废墟般的城镇村庄拥上了公路，你呼我喊地投入了紧张的修路战斗。

在一个个弹坑周围，锹镐在上下飞舞，碎铜烂铁被铲走，

坚冰和积雪被敲开搬掉，碍事的破炮架和烂卡车被人们推下公路。连比较难对付的、又笨又重的废坦克，也被掀动了。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拉着拧成几股的铁丝，齐声吆喝：“一——二”、“一——二”，拽的拽，推的推，被推拽得底朝天，翻倒在公路两侧的雪地里。长长的公路上，此起彼伏落地出现阵阵欢声笑语。

一条人的洪流，踩着公路上的冻土、积雪和碎冰，穿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地，向南推进。这洪流中，有满身尘土和泥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，有抬担架的朝中支前民工，还有驮着重炮、重机枪和弹药的骡马。人们不住地擦着汗，头上飘动着腾腾的热气，正追击南逃的侵略军。

隆隆的炮声，从遥远的南方传来。

在一支志愿军队伍的最前头，大步走着一个肩宽腰圆、身材高大、方方的脸庞上泛着红光的军人。这是志愿军一位师侦察连连长边青山。由于连续地战斗和行军，他顾不上理发，下巴上盖着一层厚厚的兜腮胡子。一个二十六、七的人，看上去却有三十多岁了。他仰起赤红的脸，朝向响着炮声的方向望了一会儿，回过头来，羡慕地说：“一排长，听！是咱们的炮！——不知道哪个有福分的，把肥肉捞到手了。”

这话触动了个头不高、神彩奕奕的一排长王福宝。他怀着兴奋和担心的心情向大家喊：“小伙子们！别迈方步罗！快速住狼羔子了！”

队伍里随着响起欢乐的喊声：“加油哇！”“加油！”  
“加油——！”

前进的速度更加快了。

这位侦察连连长边青山，是一个既爽直又很诙谐的人，平时爱说个俏皮话和歇后语，可是干起活来却很认真。他不但侦察工作有两手，指挥作战也表现得坚决顽强，深得同志们的赞赏。因为他长得高大粗壮，上级和同级的同志都亲切地管他叫大边。自他踏上了到处弥漫着硝烟、颤动着火苗的朝鲜土地之后，看着美国的炮弹和炸弹吞没了一个个和平的城镇和村庄，面对着灾难深重的老人、幼儿和妇女，心底的仇恨烈火在燃烧。他手握着随他战斗多年的驳壳枪，在这生疏的土地上，又投入新的战斗。他们连随同大军一起转战千山万水，歼灭了一股又一股敌人，经过几十个白天和黑夜的奋战，把侵略者从鸭绿江一直赶到黄海北道。他的视线落在用得破旧的地图上，寻找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。已经到达平壤东南方了，前面不远就是三八线了。

他领着一百来个“小老虎”，穿过拥挤在公路上的人群，不断地跟平坑清路的群众打着招呼：“阿爸基<sup>①</sup>！加油！加油！”

当一辆破坦克被掀翻在路边的时候，他高兴得伸出大拇指赞赏地喊：“乔斯米达！乔斯米达<sup>②</sup>！”

战士们连连长的带动下，情绪高昂，气氛分外活跃，此起彼伏地喊叫着：

“乔达！乔达！”<sup>③</sup>

---

① 阿爸基——老大爷。

② 乔斯米达——好。

③ 乔达——好的简语。

“要包①！顶好，顶好！”

……

正在劳动着的群众笑咪咪地挥着手，用掺着中国话的朝鲜话，和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。

在军民欢乐的叫喊声中，一个清脆的童声在队伍里响起：“乔达！乔达！乔达！”

劳动着的人们直起腰，惊奇地向队列里看去。看见一个四、五岁的小女孩，坐在一个战士的背包上。这个战士背宽腰圆，一个小孩坐在脑背后，显得一点也不费劲。小女孩却瞪起两个圆溜溜的大眼睛，红着脸蛋，摇着小手尖声地喊叫着。

人们惊喜地指着说：“小孩！你看小孩！”

有的人伸出大拇指：“急文滚②！乔斯米达！”

……

在这个战士的前面，是瘦小精悍的一排长王福宝。他斜挂手枪，扛着美国卡宾枪，把手中的松枝防空圈朝枪口上一挂，回身做了一个鼓掌的手势说：“玉姬！叭，叭，使劲！”

小女孩很听话，举起小手鼓起掌来。人们全都被逗笑了。一个五十来岁的朝鲜人，走到战士面前，深情地问：“东目③！这小孩是——”

侦察连嘛，朝鲜话还是听得懂的。没等这个战士回话，

---

① 要包——喂！

② 急文滚——志愿军。

③ 东目——同志。



王福宝抢着说：“两天前收容的。”

老汉伸出双手，感激地说：“东目！你们太累了，把孩子交给我们吧！”

队伍里的人还没开口，孩子可着慌了。双手紧紧地抱着那个战士的脖子，用朝鲜话大声喊：“不！不！我要凌叔叔。”

背孩子的战士凌雷，憨厚地笑了笑，喘声喘气地说：“我不累。”

王福宝用朝鲜话说：“阿爸基！孩子还是我们带着吧。”

这孩子是前天夜间在路上被拾到的。半夜，侦察连在一个小村旁边休息。这哪里是村庄？一片雪地上到处堆着落满积雪的残砖乱瓦，到处是半支撑着的废梁断柱。仅有的几间被熏黑的破屋，几扇小门被北风吹得摇摇晃晃，发出咣当的响声。一股焦糊味刺激着人们的鼻子和嗓子……

战士薛虎端着枪，慢慢地走到一间小屋前面，上了台阶，轻轻地推开门。一道手电的白光射进去，他猛地惊叫一声：“呀——”

边青山一个箭步冲进去，另外几个同志也紧跟着冲进去。眼前的惨状使他们完全惊呆了：屋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具朝鲜群众的尸体，惨不忍睹。

连边青山这个经过无数次战斗的老兵，也觉得一股寒气直冲头顶，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转身对二排长庄正说：“二排，快把乡亲们的遗体掩埋了！”

边青山的脸紧绷着，眼通红，茫然地走回原地，嘴里喃

喃地骂着：“简直是野兽！恶狼！”

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什么响声，立即警觉起来，低声喊道：“注意！有情况！”

战士们鸦雀无声，端着武器，侧耳倾听着发出声响的方向。

在一间断墙里边传出来嚤嚤的哭泣声。声音似妇女，又似儿童。一班副班长刘海涛贴近墙边，侧身用枪口推开半掩的小门。他听得更清晰了，是孩子的啼哭声。

边青山进去，打亮手电。地炕上破烂的棉絮堆里，坐着一个四、五岁的小女孩。电光一闪，刺得她赶紧用手背捂住眼睛，吓得不敢做声了。

孩子偎依在妇女身边。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，趴在地炕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边青山喊了一声：“要包！”妇女不应。他伏身一看，妇女的衣服被撕得破烂不堪，身上斑斑血污——她已经断气了。边青山的心在隐隐作痛，抬头看看这可怜的孩子，轻轻地摸了摸孩子冻得冰凉的小手，心一震，赶紧把小手握在自己一双粗大的掌心里，压低嗓子，亲切地问：“要包！就剩你一个人？”

孩子象突然醒悟过来，赶紧从他的巴掌里挣脱出小手，恐惧地看着面前的这位生人。

王福宝、凌雷和薛虎都围过来，向孩子问话。孩子瞪着大眼睛望着他们，不知是害怕，还是听不懂他们的朝鲜话。凌雷发现孩子冻得瑟瑟发抖，取下背包上的大衣，轻轻地披

在孩子的身上。孩子惊恐的脸色缓和了些了。凌雷又从挂包上解下手巾，替孩子擦去腮上的泪珠。孩子看着他，眼光渐渐变得亲切了。王福宝递过两块馍片，孩子瞧了瞧他，迟疑了一下，低下头，眼光落在母亲的脸上。孩子接过馍片，递到母亲嘴边。馍片在苍白的唇边略一停留，掉落在炕上。孩子看着母亲发青的脸，吓得又哇哇地哭了起来。

边青山的心象被惊雷震碎，怔了怔，上前把她抱起。孩子不依了，双手抓住躺在地炕上的妇女，双腿上下乱蹬，大声地哭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妈……”

边青山狠狠地咬着嘴唇，不易流泪的眼睛也沾满泪花。薛虎泪汪汪地对王福宝说：“排长！我不懂，领导为什么光叫咱侦察连在后面，不让参加战斗？”

王福宝望望连长，瞪了薛虎一眼，没说话。

孩子被裹在军大衣里，又被哄着吃了几块馍片，身上渐渐暖和起来。两眼不由自主地慢慢合上了——她真是太困了。

边青山悄悄地说：“别做声，让她睡。”

大家关心地看着孩子，孩子刚刚睡定，忽然“哇”地一喊，惊醒了，大概是做了什么恶梦。同志们围了一圈，忙安慰孩子。孩子听不懂话，怔怔地看着这些陌生的人们。

联络员坐在孩子身边，用朝鲜话提问。他一提到妈妈这个字眼，孩子脸颊立即挂上两行晶亮的泪珠，随着簌簌地滚落下来。边青山看在眼里，鼻子感到发酸，一挥手说：“算了！有什么问的？”

是啊，还有什么可问的呢？一切都很清楚，这只不过是成千上万个不幸的朝鲜家庭中的一个，是无数笔血债中的一笔啊！

附近没有飞机声。边青山打亮手电筒，上上下下照了照孩子。见孩子的蓝花布袄上、脸上、手上都沾满了斑斑驳驳的泥巴，右脚穿着小船鞋，左脚赤着，冻得又紫又肿。他感到心疼，解下腰间的毛巾，包了孩子的脚；又急呼呼地说：

“去！那边有条水沟，替她洗洗去。”

凌雷替孩子洗过脸和双手，把她裹在厚厚的大衣里，抱回来。在手电光下一照，王福宝惊喜地喊：“呀！多好看的孩子！”

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，脸圆圆的，额上整齐的刘海，压着弯弯的眉毛，在厚厚的黑发下面，一双又圆又亮的眼睛滴溜溜地转，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看看那个……

部队马上又要行军了。王福宝要求说：“连长！这里光剩一个孩子，冻也冻坏了——让我们带着吧！”

这可叫边青山作了难。怎么办？带上吧，急行军，连里还有十几个轻伤员，有的枪支还得别人背；不带吧，这——他看看孩子，孩子一双大眼正盯着自己，象是期待着回答。他沉默了一下，断然地说：“交给你们，带上她，由一个班负责照管！”

这可正合王福宝的心意。他转身对一班副班长刘海涛说：“孩子由你们班带！你们有个大力士……”

同志们知道排长说的大力士是凌雷。大家望望他，都笑

了。

凌雷是全连闻名的大力士，力大话少，开会发言，拙嘴笨舌，三言两语就没词了。别看话不多，干活可是一个顶仨，三四十斤的重机枪架，他一口气扛上走六七十里也不肯换人。要是遇上修工事，钻眼打锤，他一口气能来二三百下，脸不改色气不喘。对他说来，这么点大的孩子当然算不了什么，随便夹在胳肢窝里就捎走了。可是，边青山还不放心，说：“不要老猴在一个人身上。长途行军，不是一天半天，远路无轻担。”

这孩子机灵得很，不到两天就和一班同志们搅得很熟了。她的嘴叭啦啦总讲个没完，用她那清脆的朝鲜话，指指这个说：“你是副班长，叫刘海涛。”又指指那个说：“你叫凌雷，是个大力士。”“你是程洛福，大老虎。”“你是薛虎，小老虎。”“你是陈黑小，黑黑的，小小的。”……

同志们一听，全都笑嘻嘻地瞧着她，行军的疲劳早消得一千二净了。

同志们也故意逗她：“小玉姬，你呢？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乖玉姬，我姓崔，是一班的。”

薛虎用手比划着说：“你不是一班的，你才这么一点高。”

“爸是人民军。我长大了，也当一班的人民军，去打美国佬。”

这两天，一班可热闹了，来看孩子的人不间断，说笑声不绝。白天，他们想找个地方把孩子留下来，可总觉得搁到

哪儿也不放心。先带上吧！有合适的地方再说。一丁点大的孩子，能有多沉？

孩子，就这样带上了。

行军途中，同志们都抢着要揹她。可是这孩子硬是不肯离开凌雷，老猴在凌雷的背包上，谁也抱不下来。凌雷当然也不愿让别人抱。有人向他要，他总是看着孩子，爱怜地说：

“她不肯呢，算了吧！没多沉。”

侦察连的同志乐是乐，可是心情却焦急得很。尤其是边青山，这些日子，心里老想冒火。一连之长嘛，连里又没个指导员，他真想大声喊一阵，又怕影响不好，没办法，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克制住自己。

边青山怎能不着急？上次作战全连立了大功，可损失不小——指导员负了重伤，副指导员英勇牺牲，全连伤亡二十多个，现在还跟着十几个硬是不肯离队的轻伤员。偏偏在同志们鼓着劲，要为牺牲的烈士报仇的时候，上级反倒把他们调到后边来，边走边整顿。大部队在连续不停地追击敌人，一向总是开路先锋的侦察连，这一次却随师直属队的二梯队前进，什么任务也不给了，真让人想不通！

虽然领导一再说，这是对侦察连的关怀，可是，每当听到前方的炮声，或是看到兄弟部队超越他们，开到前边去了，边青山的心里就不由地升起一阵烦躁。战士们憋了一肚子气，没处发泄，就编出顺口溜：“奇怪奇怪真奇怪，侦察部队压后台，人家猛打猛冲往南追，咱们稀稀拉拉好自在。”边青山虽然听着刺耳，但因为这和他的思想合拍，也无法去

批评别人，只是轻描淡写地在队前说上两句完事。这一来，战士们的牢骚话就更多了。

这个情况连师首长也知道了。有一天夜间，队伍正在行进中，师长骑着马从黑影里赶了上来，站在队前，勒住马缰绳。边青山看出是师长，嘻笑地问：“一号！俺们就一直跟在大队屁股后面游逛呀？”

“怎么？走腻了？”

“快长老茧了。”

师长绷着脸说：“那好嘛！脚上老茧厚，走起来不疼。”

边青山指指自己的耳朵说：“不是脚上，是这里面。战士们的意见天天朝耳朵眼儿里灌，听得老茧有一寸厚。”

一旁听到这话的人都笑了。师长也爽朗地笑起来，说：“你这个大边，怪话连篇。是战士有意见，还是你有意见？打仗，也要有张有弛嘛！长了一张嘴不是光吃饭的啰！不能向战士好好解释解释？当干部的要工作嘛。”

边青山再没吭声了，心里想：哼！做工作，说得倒轻松。

师长下了马，把缰绳交给警卫员田满屯，自己在队伍旁边走着，和王福宝肩并着肩。师长微笑地问他：“机灵鬼！几天不扣扳机，手又痒了吧？”

“没关系，手闲着，两条腿可发挥了作用。这一百几十斤，快送到三八线上了。一号！听说敌人要谈判，你给毛主席发个电报，转达个意见，别听螻蛄一叫唤，就不种庄稼了。小心中了龟孙们的缓兵之计。”

师长笑着说：“你们看，咱们的王福宝认识得满正确呢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公路上又阻塞了，队伍挤在当地，前进不得。人们等得不耐烦了，有的冷得跺脚，有的掂着脚尖朝前张望，也有人嘟嘟囔囔地在埋怨。

一架夜航机从南边飞来，顿时，一个接一个的照明弹挂在公路上空。边青山急忙放开嗓子喊：“路边散开！路边散开！”

公路上的部队和群众，哗的一下散到路两侧的树底下。战士们将防空圈挪到头顶上。师长和随同的人们，牵着马跑到路边一丛小树间，站住。空中的照明弹随风缓缓向西飘去，树和人的影子也随着慢慢移动。在暗淡的绿光照耀下，被蒙上伪装的马匹，鼻孔里噗哧噗哧地喷着热气，蹄子不歇地交替踏着地面，蹄边掀起一小片一小片的雪花，雪下露出了黑色的泥土。

“天灯”挨次灭了，忽然，在不远处的上空，又挂上了长长一串。接着传来了几响爆炸声。隐在公路两侧的人们有些浮动，可没有一个人乱跑。

师长正抬头看照明弹，公路一侧的野地里，匆匆跑过来一个人。这人看了看马，问：“是哪一位首长？”

师长借着照明弹的亮光看去，脱口喊出：“郑参谋！你怎么在这地方？”

这个同志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参谋。他认出了师长，高兴地说：“徐一号！是你？这太好了！二〇一要我找一个负责



干部，随便谁都行。”他指着自己的来处说：“首长在那边，你去一下吧。”

师长二话没说，举步就走。警卫员田满屯立即跟了过去。边青山见师长只带一个警卫员朝黑地里去，转身对王福宝说：“你带两个人，跟我来。”

薛虎和程洛福被派来同连长一起，在距离师长二三十步远的间隔，紧跟着走去。

借着照明弹绿莹莹的微光，郑参谋领着师长走近几棵靠拢在一起的大树下，喜悦地说：“彭老总！我找到了徐师长。”

边青山一听，怔住了，还以为自己没听清，便就地站住。随即传来师长的话音：“彭老总，你怎么到了这地方？”

“来看看。”

边青山听到是彭总的口音，心里一震，仔细看了看，大树附近不见人影，只恍惚看到六、七匹马，隐在树丛中间。他低声而又紧张地对三个同志说：“分散到大树西边，注意警戒！”

“后面是跟你来的人？”彭总听见了，问。

“是师侦察连的。”师长边答边朝这边问了一声：“那边是谁跟来了？”

“我，边青山。”

树下谈起话来。边青山听不出说些什么。一会儿，只听师长喊：“大边，过来！”

边青山从雪地上跑过去。照明弹已经灭了，雪的反光